

半透明的時間，靈性的進化：關於侯玉書的《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蒐奇》之我見

文 | 文貞姬（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一如白南準的作品特徵，在於使用打破傳統藝術媒介的界線，透過技術與媒介的融合，創造全新藝術經驗的「非典型媒介」(non-traditional medium)，同樣的，在侯玉書的作品中，聚酯纖維畫布(Lutradur)既是一種工業材質，同時又保有纖維與紙張的特性。有別於傳統材料，它是一種「尚未被完全定義」的非典型媒介，而無法被完全定義之媒介的曖昧性，正是當代藝術最大的魅力，激發了人們的好奇心。

當我們看到藝術與技術、日常媒介與藝術媒介的界線逐漸模糊，有別於古典美術的顏料、畫布、雕塑材料等的「非定型」媒介出現時，白南準的創作便展現了對媒介(medium)傳統定義的擴展與解構。意即，他的作品讓媒介不只是材料或表現工具，而是轉化為包含「資訊流動」、「時間性」、「互動性」等在內的多層次概念。就此角度來看，侯玉書所使用的媒介「聚酯纖維畫布」就與物理上固定的古典媒介不同，伴隨著「透明性」與「不確定性」。它與以單一固體物質性為基礎的傳統美術材料不同，可以視為結合光線、影像、電子訊號、空間與時間重疊等複合元素的「混合性材質」(hybrid materiality)。此種曖昧的材質特性，意味著藝術作品超越了「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對立，擴展至「過程—關係—經驗」的層面。意即，它並非材質固定的客體，而是具有可變的屬性，會根據觀者的視覺、感官經驗而呈現不同樣貌。

侯玉書的作品特點，在於以聚酯纖維畫布為基底，結合壓克力顏料及金箔進行創作，它既未跳脫繪畫的範疇，同時又延展為一種猶如裝置藝術般的創作經驗。聚酯纖維畫布原本是為工業用途開發的非織布(nonwoven)合成纖維薄片，透過熱熔黏合聚酯而成，具有相當輕巧堅韌的特性。它不似織物那樣編織成網，而是猶如紙張般的單張薄片，但同時卻具有纖維的質感與柔韌性。有別於一般畫布，半透明的聚酯纖維畫布能承載光與影，表面的壓克力顏料與金箔則是造就出瞬息萬變的表情。

在這樣不固定的表情中，作品彷彿脫離了繪畫這一靜態媒介，取而代之的是如同梅芮迪斯·蒙克(Meredith Monk)的音樂中所感受到的時間流動與感官變奏。侯玉書彷彿將此視覺化，在另一個時間與其同步呼吸。蒙克的音樂大膽捨棄了傳統的和聲與敘事結構，將聲音、呼吸、身體與空間當成樂器來運用，透過純粹音色的重複與微妙的變奏，逐層堆疊出細膩的聽覺層次。在此過程中，時間並非線性的，而是沿著返回與重疊的循環軌跡流動。猶如呼吸般流動的作品《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或許展現的是一個以半透明視覺層次乘載非線性時間性的超現實世界。意即，層層交疊的聚酯纖維畫布表面彷彿能夠承載光線，隨著視線角度的變化，圖樣與色彩產生變奏，並根據觀者的移動作出回應，形成嶄新的意象。

在本次展覽中，他的系列作品《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讓人意識到，所謂的時間並非只是「流動的」，而是能夠「停留的」。或許，聚酯纖維畫布的纖維也會在展覽期間產生微妙的變色效果或收縮。意即，這樣的變化呈現了不固定於單一瞬間的非定型世界。這彷彿再次呼應了蒙克的音樂帶給我們的經驗—「前」與「後」的界線消失，唯有此時此地的質地留存。

或許侯玉書的作品中所呈現的層次，是朝著視覺透明性與聽覺透明性交會的點前進。如同蒙克在堆疊聲部時，讓各個音符依然清晰可辨，創造出全新的整體質感，而侯玉書的聚酯纖維畫布也透過光、影與形態的重疊，保留了每一層紋理的質地。其結果，觀者面對的並非單一的影像，而是一種開放感官的複合體。這樣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繪畫，擁有如同裝置藝術般的多重結構。這也如同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說的「肉身(flesh)的知覺」般朝我們而來。特別是《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創造了視覺、聽覺及觸覺感官相互滲透的場域，這使觀者不再只是觀看的存在，更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徜徉其中，與其一同呼吸。因此，作品提出的並非被賦予的時間，而是在體驗中完成的時間—即，有生命力的時間。

侯玉書的《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透過半透明的「有生命力的時間」，再次引導我們走向「靈性進化」的概念。當我們走入他的作品，進入的不僅僅是創造感官層次的裝置空間，而是墜入了「時光煉金術」的世界，彷彿讓人窺見希爾瑪·阿芙·克林特（Hilma af Klint）透過抽象畫，將人類意識從物質引向精神，並延伸至「靈性次元」的一連串過程。原本在希爾瑪·阿芙·克林特的繪畫中，圓形、螺旋以及半透明的色層既象徵著意識進化的階段，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形體朝另一種形體「轉化」的時間流動。相較於此，侯玉書的聚酯纖維畫布裝置藝術，則是以視覺形式具體呈現這種轉化的原理。作品《時光煉金術》(Chrono Alchemy)中，半透明畫面創造出光與色彩互相滲透的交會點，使前景與背景、現在與過去、物質與非物質的界線變得模糊。這樣的重疊，猶如希爾瑪·阿芙·克林特的系列繪畫，以視覺方式呈現出感官與靈性進化階段的層層交疊結構。由此，侯玉書的畫面結構成為靈性歷程的具現，召喚出某種超越邊界的感知經驗。此外，時間在這裡不再是線性的存在，而是一種由不同層次相互嵌合、引導內在轉化的「煉金術式過程」。

在他的畫面中，光線穿透聚酯纖維畫布後所留下的殘影，營造出過去的圖像與現在的形態在觀者的視線中同時甦醒的場景。此時，觀者不再是單純的鑑賞者，而是在時間與靈性的混合體中再次建構自身感知結構的共同參與者。最終，《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透過半透明性與重疊，使得作品中的時間不再是鐘錶所計量的單位，而是光、物質與靈性彼此轉化、具有生命力的過程。

《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以煉金術式的繪畫形式登場，將時間與空間、光與物質、靈性的界線解構後又重新建構。這超越了單純的平面繪畫，營造出光與物質、時間與空間彼此交錯變化的「有生命力的煉金術士場域」。在聚酯纖維畫布的半透明纖維上頭層層堆疊壓克力顏料與金箔的表面，正是透過物理與視覺的層次，展現出多次元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在本次展覽中，侯玉書的作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特點與觀察重點：

首先，其作品的核心在於時空的解構與重疊。決定作品特性的媒介「聚酯纖維畫布」，介於完全透明與不透明之間的界線，在吸納光線後讓部分的光通過，其邊界也不斷變動。因此，觀者不被侷限於特定的「此時此地」，而是隨著光與視線的变化，在每一瞬間體會到不同時間層次與空間感。這樣的作品，使過去的圖像與現在的形態重疊，同時存在；此外，作品彷彿也將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的、在內在經驗中流動的時間「綿延」(Durée)，以及作為變動中的時間性存在「無常」(Impermanence)的概念，以視覺的方式呈現出來。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光與物質的界線在解構後再次融合。倘若傳統繪畫是停留在受光的靜態平面上，侯玉書的作品則是光穿透聚脂纖維畫布後，經過多重的反射與透射。在此，壓克力顏料與金箔所構築的層次，透過光的折射與反射，模糊了色彩與形體的界線，而在其中的物質與光融為一體，營造出變化萬千的視覺經驗。此一過程，揭示了光與物質是無法分割、以「煉金術式」的方式互相轉化的動態關係。

最後，這樣的關係呈現出靈性層次在空間中共存並重疊的特性。以抽象繪畫呈現的半透明色彩層反覆出現，這可視為象徵超越物理空間的靈性進化之流動。作品不單純只是視覺對象，亦是光與物質，以及在時間之流中「靈性能量」流動與轉化的通道。觀者在此空間內與自身內在產生連結，經歷在物質與非物質、可見的與不可見之間來回穿梭的體驗。

侯玉書的時空裝置藝術，讓觀者不只是在「觀看」作品，同時身體與感官亦透過光與半透明媒介，體驗到空間與時間的重疊，主動地參與感官與靈性的複合式過程。因此，本次展覽《贈與及接收之間的菟奇》透過抹去界線、使其融合的過程，拓展了「繪畫」的傳統定義。時間與空間、光與物質，以及靈性的界線被解構，彼此滲透、再建構的這個「煉金術場域」，可以視為一場有生命力的繪畫饗宴，邀請觀者再次思索、體驗自身存在與時間性。(中文譯者/簡郁璇)